

幸福食堂：养老从一口热乎饭开始

在后续运营以及提档扩面中，经费问题成为好事能否办好的重点

□ 本报记者 美国乐 孟一

“尊敬的镇领导，好想跟你们拉拉心里话。以前，在家做饭得要弄半天，还经常吃剩菜，犯起懒来摸块馒头、煎饼，就口开水就能对付一顿。现在好了，顿顿都能吃上营养实惠的饭菜，俺们这些老家伙真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感谢了……”11月2日上午，曲阜市时庄街道崇文社区幸福食堂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由社区19位老人亲笔签名的一封信，字里行间透露着满满的真诚谢意。

今年，曲阜市按照政府主导、村级管理、村民自愿、非盈利性等原则，在23个试点村居建设起“新时代文明实践幸福食堂”，为破解农村贫困独居老人“吃饭难”、探索未来农村养老路径作出了有益尝试。但在后续的提档扩面中，幸福食堂却遇到了建设难、运营难等问题，甚至“吓跑了”不少尚不了解情况的村居。

在老龄化程度不断加重的今天，幸福食堂能分担多少农村养老的压力？幸福食堂自身如何解决遇到的问题？记者赶赴曲阜多个村，并到此前已经实现幸福食堂覆盖所有村的济南市钢城区棋山国家森林公园进行了采访。

幸福食堂解决了什么问题？

农村养老从这里起步至少是个好的开始

11月4日，记者来到曲阜市石门山镇董庄北村，听到很多村民正在议论一件“小奇迹”：86岁的村民孔祥吉一直都是一个人生活，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动锅铲地弄口饭吃也成了能不做就不做的“麻烦事”。一锅“糊涂”可以捞一天，炒个菜可以混三顿，时间一久，腿脚越来越没劲，几年前就只能扶着别的东西挪动了。

今年5月，村里专为贫困独居老人建起了“幸福食堂”，两餐5元钱，顿顿有荤有素，这让长期营养不良的孔祥吉身体机能得到较好恢复，再加上原本不爱出门的他开始每天步行到食堂，保证了基本的运动量，还常常和街坊邻居聊天，身心状况越来越好。

在基层农村，尤其像董庄北村这样的偏远山村，和孔祥吉一样遇到吃饭问题的老人并不在少数。2018年，曲阜“幸福食堂”的始创者——石门山镇西焦沟村新任不久的党支部书记张树亮，在走访中发现了这个问题：这个有1171人的村子里，除去常年在外务工的村民，剩下的三分之一都是空巢和留守老人，而“粗粮煎饼泡成糊涂”则几乎成了他们的“三餐标配”。看上去简单的吃饭问题，不仅让在外务工的子女牵肠挂肚，更成了村“两委”必须要面对的现实问题。

“农村养老本就是个复杂的社会性难题，经济薄弱的村子更不知道该如何下手。可当我们看到老人经常饥一顿饱一顿、饭菜变质变质也不舍得扔时，萌生了一个想法：一切工作从让困难独居老人能吃上一口热乎饭开始。”张树亮介绍，西焦沟村是曲阜市十个省级贫困村之一，过去村集体经济常年亏空，近两年才靠着土地流转等有了点收入，这也为村里筹建幸福食堂注入了仅有的“一点底气”。

2018年，曲阜市入选全国首批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试点县，为西焦沟村把“幸福食堂”从想法变成现实带来了难得的契机。通过政府扶持、社会力量捐助、独居老人子女自觉缴纳孝德善款等方式筹集资金，村“两委”利用闲置空地兴建起了曲阜首个“新时代文明实践幸福食堂”，当年6月6日正式启用后，符合条件的老人每天缴纳5元钱即可在食堂吃到一日三餐。目前，西焦沟村有21位贫困独居老人在食堂用餐，最长者94岁，最小的一位五保户也已60岁，对幸福食堂的评价，老人们无一例外地拍手叫好。

相关统计显示，到2019年底，我省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2325.21万，占总人口的23.09%，其中65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588.07万，占15.77%。预计到2035年，全省老年人口占比将达30%，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其中，最难解决的养老问题就集中在农村，尤其是经济落后的乡村。

“曲阜现有60岁以上老人11万，其中贫困老人6288人，无子女特困供养老人3196人。这些老人属于困难中的特殊，解决他们的吃饭问题，也就成了保障中的基本。”谈到加速推广“幸福食堂”建设的原因，曲阜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磊表示，吃饭问题是农村养老的“痛点”，也是适合首先拿来抓的“实点”，从这里起步，至少是个好的开始。

幸福食堂怎么建？

不设标准就是最好的标准

11月2日下午，落日的余晖洒进济南市钢城区棋山国家森林公园（以下简称“棋山”）八大庄村的幸福食堂。干净整洁的院落内，后厨早早燃起了炊烟，笼屉中挤满了圆鼓鼓的大白馒头，铁锅里咕嘟着热腾腾的白菜炖五花肉……老人们早早聚集到了餐厅，三五成群地聊天、喝茶、看电视，那声声笑语，仿佛让初冬的空气都跟着暖和了起来。

去年9月，八大庄村应棋山国家森林公园



在曲阜市石门山镇董庄北村的“幸福食堂”，热乎乎的饭菜出锅时，老人在窗口前打菜。

记者手记

幸福食堂呼唤支持体系完善

□ 本报记者 美国乐 孟一

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和基层乡村养老需求的增加，省内多地也都像棋山和曲阜一样建起了自己的“幸福食堂”和“幸福院”，比如东营市广饶县的“一元食堂”、威海荣成市的“暖心食堂”等等。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养老供需的对接促成了“幸福食堂”的陆续涌现。

虽然棋山已经实现了幸福食堂的全覆盖，曲阜的做法也已突破县域，在济宁全市推广，但在试点和运营过程中，还是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和短板。

首先是受益面有限，“较年轻”的老年人自愿掏钱也吃不上“幸福餐”。从目前的幸福食堂运营状况看，两地享受幸福食堂供餐服务的人群主要是75岁以上的困难独居老人，不论有无用餐补贴，各村食堂接待力上限都仅为20人左右。

在棋山，共有352名老人长期享受用餐补贴，仅此一项，财政每年就要拿出100余万元，如果再加上从今年起开始拨付的幸福院运营经费，每年的专项支出就达到250多万元，想要在此基础上通过财政补贴的形式扩大食堂受益面，难度极大。可对于财力薄弱、社会捐助有限的乡村，济南市民政局的这种专项补贴又恰如“天降甘霖”，一旦有了这笔费用保底，幸福食堂几乎可以确保现今规模下的持续稳定运行。

其次，当各地都意识到“幸福食堂”可以作为一种有效载体去推行多元化的农村养老服务时，部门间的联动和服务供给形式的多样性就显得尤为重要。养老事业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目前已经可以看到住建部

管委会要求着手幸福食堂建设，因经营着多个温室大棚，每年有20多万元的集体收入，村里经大会商议，决定对村口的闲置仓库进行改造。食堂采用了整体院落设计，有后厨有餐厅，偏房被改成了休息室和卫生间，食堂里各种厨房用具、生活用品、应急物资一应俱全，每周菜谱、厨师健康证明陈列等细节也都做得十分精细。今年，村里又另辟院落建起幸福院，增加了娱乐、健身、日间照料等内容，“一堂一院”，支起了八大庄村的养老架构。

在棋山，八大庄的幸福食堂属于“顶配”，算上改造费和购置各种家具、厨房用品的费用，前前后后花了十几万元。“同意建设食堂，管委会先给1万元，完成验收后再给1万元，其余的部分由村里自行贴补。”谈起改造费的出处，八大庄村党支部书记刘加前介绍，虽然改造费用不低，但一来村里承担得起，二来村民们对养老事业很支持。

欲建幸福食堂，首先要解决资金问题，对地处济南南部山区的棋山来说，并不是每个村都能像八大庄村一样一次掏出这么多钱来。“幸福食堂是一项民生工程，没必要追求规模和装饰，有个干净卫生的场地，老人们能吃上热乎放心的营养餐就够了。”棋山国家森林公园管委会党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学波直言，有条件的村，可以提标满足老人更多元的需求；没条件的村，能收拾出个做饭吃饭的儿就行。建食堂，不设标准就是最好的标准。

记者在位于棋山东部的红崖村看到，可以容纳十几人的幸福食堂由旧民房改造而来，内部简单整洁，只配备了必需的桌椅、碗筷，两三万元的投入，同样把小院收拾得有模有样。“我们村没有集体收入，平时吃饭的老人也只有七八位，所以，建食堂就是在保证满足基本条件的基础上一切从简。”红崖村党支部书记白希华说，因为工程量很小，管委会给的钱就足够把食堂改出来了。

“输血”和“自养”都不能少

如果说，幸福食堂在建设层面强调因村施策，是棋山和曲阜在推动食堂建设中总结出的相同经验；那么，在用餐人员划定和运营模式上坚持不搞“一刀切”，则是为了在有限财力下，优先满足最困难老人的用餐需求，并根据各村情况适当扩大受益面。

食堂建起来了，能否保质保量地持续运营就成了“把好事办好”的关键。据两地村民反映，食堂运营初期，都多多少少出现过“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或伙食质量不稳定的问题，究其原因，大多和运营经费不足有关，即便当下食堂运作已日趋稳定，未来依然有可能因“资金难”遭遇“幸福难”。

在有着280户629口人的济南市钢城区棋山观村，食堂的服务对象被锁定在80岁以上独居老人和部分不满足年龄要求的特困群众身上，共计21人，一天2顿饭，费用全免。“过去，餐费基本由区、管委会、村集体和社会救助多级、多方筹措，只要我们把裤腰带勒紧，还是能让老人们吃上饭的。”棋山观村党支部书记邵光才给记者简单算了一笔账，食堂每人每天的用餐成本在8元到10元，一年下来，不算厨房人员费用、水电气暖费等等，运营成本也要七八万元，除去区里和管委会的扶持，村里每年要自己承担二三万元的运营费。对经济薄弱村来说，这笔钱虽然不多但依然不好出。

和张树亮最初咬牙自掏腰包贴补食堂运营一样，棋山最早的幸福食堂也是靠着先行村的热心、善心、责任心强推着运营，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可能造成食堂的停摆。直到今年，钢城区成功申请到了济南市民政局的幸福食堂专项补贴，财政按照每人每天8.5元的标准发放用餐补贴，食堂运营经费之急才得到了有效解决。

“这8块5的作用非常大，再加上民政局根据幸福院面积发放的每年4万元（100平方米）、5万元（200平方米）、6万元（300平方米）运营补贴，部分幸福院运营费可填补食堂运营经费的差额，现在棋山的幸福食堂已经基本实现了零负担运作。”棋山国家森林公园园负责“幸福食堂”建设、运营的工作人员张学波说，只要政策不发生变化，“8.5

门贴补食堂供暖、福利机构提供日用品等联动，但依旧缺少一个“牵头人”去做好跨部门的协调工作，以加速“幸福食堂+”的功能属性融合。而曲阜市将“食堂+”与文明实践活动相结合，则跳出了单纯依靠财政支持的“圈子”，开拓出农村养老在公益服务甚至是购买服务方面的新思路。

虽然尚处在起步阶段的“幸福食堂”还需解决很多问题，但记者采访发现，其建设和运营难度又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更没必要在政府推动扩面的过程中大喊“狼来了”。

当幸福食堂的建设和运营路径日渐清晰，剩下要做的就是体系的完善。采访中，很多被采访者呼吁省级相关部门及时对各地做法进行总结提升，从全省层面探索多渠道投入、多部门协同、全社会关注支持的新时代农村“幸福食堂+”养老服务新模式。

+4、5、6”的“以院养堂”方案足以让幸福食堂变成“永动机”，可如果将棋山观村的用餐年龄限制下调到70岁，用餐人数则会突破60人，靠财政扩面就显得极为困难了。

没有项目专款的定向输血，曲阜市选择在政府扶持的基础上，依托孝善、敬老等传统文化的影响力，更多激发“村人自养”的动力。为保证基本的运营资金，曲阜率先实行了“五个一点”策略，即“上级扶持一点、镇上一级一点、村里投入一点、社会捐助一点、个人承担一点”，对每位老人收取每天5元的餐费，并在引入文明单位对口支持机制、由16家市级文明单位结对食堂每年提供5万元运营费的基础上，鼓励村子自己想办法降低成本、解决运营难题，以实现幸福食堂自我造血的目的。

记者在曲阜市石门山镇董庄北村的“幸福食堂后备菜园”里看到，萝卜、白菜、大葱等长势喜人，地里的蔬菜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专门供给食堂里的老人。“蔬菜大都是村里自己种的，米面粮油很多是爱心组织和企业捐赠的，老人们又适当交了点钱，即便没有政策支持我们也有信心把自己村里的老人们养好。”董庄北村党支部书记孔令渭直言，过去，曲阜的很多村子都有家族式养老的习俗，一个村就是一个密切联系的大家族，现在很多村民也都把养好村里的老人当做应尽的义务，所以村里把钱、人、物资用到食堂上没有一个人提意见，运营起来也远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

幸福食堂怎么管理？

安全卫生“保底”，监管立制“增色”

在棋山和曲阜采访，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要算幸福食堂的厨房。虽然各村的后厨空间都不算宽敞，但除了清一色的干净整洁卫生外，更随处可见到细致、暖心的管理细节。

在济南市钢城区棋山涉洼村，后厨冰箱里四个贴着标签的保鲜盒格外引人注目，盒中装的是标签日期的午餐或晚餐样本，老人一旦出现身体不适，可以第一时间取样进行化验，在减少不必要矛盾的同时，尽可能守护住老人们的用餐安全。

“我们村的食堂是一天管两顿饭，每顿

饭做好都会先在保鲜盒中留样，放在冰箱里保存48小时，便于管委会监管。”涉洼村党支部书记尚现成直言，幸福食堂管理不好，不仅会危害老人们的生命健康，负责管理的村居也必须承担连带责任。因此，食堂也对用餐者提出了不许抽烟、饮酒等要求，某顿饭不吃需提前报备等要求，避免老人出现争执或走失等情况。

为了让老人们的每一口饭都吃得安心，钢城区专门出台了《幸福食堂管理办法》，对食堂卫生环境、用餐人员健康检测、食品安全和监管等作出了明确规定，有一项不达标食堂就不予启用，负责食堂监管的管委会工作人员还会不定期到各个食堂进行菜品和环境卫生抽查，一旦发现问题立刻追究管理者责任。

过了食品安全和环境卫生“硬关口”，各地又开始建立完整的食堂管理制度。按照《济宁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幸福食堂”建设试点工作方案》，曲阜市明确了食堂管理的“四个原则”：不盈利，制定“缴费上限”；村级管理，村党支部（村委会）负责“幸福食堂”的管理运行；个人自愿，确保老人就餐出于自愿；政府监管，实施财务公开、食堂亮证（卫生许可证和健康证）、饭菜不定期抽检、守护老人“舌尖上的安全”……“建设”和“建制”的同步推进，最大程度保证了幸福食堂的有序健康运作。

“我们采用了‘堂长制’和理事会管理制度，由村党支部书记出任幸福食堂的‘堂长’，对建设运行负总责，日常管理则由理事会负责。”曲阜市石门山镇党委书记步新华介绍说，镇里还对幸福食堂实行了建立财务清单、保证食材安全、签订安全协议、畅通问题处置渠道等四个“底线约束”，在压实镇一级监管责任的同时严防负面问题发生。

记者在曲阜市董庄北村了解到，村民们还建议将办好幸福食堂写入《村规民约》，把村集体赡养老人、为困难独居老人提供用餐服务，作为一项约定俗成的“孝老活动”一直坚持下去。“如果村里形成了照顾不好老人就不配当支书的气氛，每一双眼睛都盯紧看村里的带头人能不能照顾好自己村的老人，那不管有没有政策，幸福食堂都不愁坚持不下去了。”董庄北村村民郝宝玲说，曲阜村都有传统文化的基因，行孝道又是善治之本，这种民间的道德约束有时候比白纸黑字的官方文件还管用。

幸福食堂未来往哪走？

“食堂+”或成未来农村养老“妙方”

11月9日上午10点多钟，曲阜市小雪街道武家村的幸福食堂里早早地热闹了起来。如今，村里的老人们已经养成了睁开眼就往食堂赶的习惯。早饭后弹钢琴、唱歌、做健身，早饭后晒暖、打牌、洗衣服，等吃过下午饭回到家里，一天也就基本上舒舒服服地过完了。

作为曲阜市的文明实践先进村，武家村一直格外注重养老问题，幸福食堂也被早早地充实了丰富的内容。“既然老人都喜欢围着食堂转，那咱们就索性把食堂搭建成一个养老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为老人提供更多服务。”谈起围绕幸福食堂不断加入洗衣、洗澡、娱乐、康养等志愿服务项目的初衷，武家村党支部书记武波告诉记者，添加内容的标准只有一条：老人们生活中的现实急需。

去年，有在外务工的村民返乡参观幸福食堂后向武波提了个请求：他们发现父母独自在家经常懒得洗澡，尤其是冬天，天冷地滑，怕出事情，不知道食堂能不能配一个小洗浴室，老人们互相照顾也好，子女购买服务也罢，在食堂把老人洗澡的问题一并解决了。在征集了老人们的意见后，武家村很快在食堂旁边建起一间配有安全设施的浴室。

老人的健康问题不仅关系到个人，还会影响在食堂吃饭的其他人，镇里就请来专业的医护人员，不定期给老人们做体检，还为每个人建立了健康档案和膳食指导单；在外打工的年轻人最怕老人夜间突发疾病，幸福食堂就延伸出“相约黎明”服务，由志愿者每天清晨到老人家上门问候……沿着新时代文明实践的路子，曲阜市正以“幸福食堂”为支点，鼓励各村推行“幸福食堂+N”服务模式，兼顾健康照料和精神慰藉，尽可能满足老年人多元化的养老需求。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许光建表示，未来人口老龄化问题将呈现由个体、家庭的问题向群体、社会问题转变，由相对单一的社会领域问题向多领域问题转变的态势，应对任务更为繁重，需要着力发展多层次、个性化、品质化、精准化的养老保障体系和养老服务供给。

和一些有着雄厚财力的村居不同，多数村居没有能力建设自己的养老院和日间照料中心，而且，老人们也普遍对集中供养存在先天的心理抗拒。“很多老人觉得住进敬老院就是被儿女遗弃了，即便明知自己在家生活会遇到很多麻烦也不愿离开。”张学波说，当老人们的主观意愿与村子客观经济条件不谋而合，“幸福食堂+”或成未来农村养老“妙方”。

针对农村困难独居老人“吃饭无人做、家务无人帮、生病无人看”的实际困难，钢城区也已通过“幸福食堂”对受众群体实施生活照料和综合救助，实现了“吃饭有人送、家务有人帮、生病有人管”。